

第一次看到“无龄感”这个词，大约是一个月前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发给我的。凭着望文生义，我以为无龄感，就是没有年龄的概念，所指对象应该是老年人。

说说“无龄感”

□ 姚正安

后来来到百度搜索，无龄感方面的内容很多。它源自一个丛书名。因为契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，故而流传很快，不长时间内，就成了网络热词。

所谓无龄感，是指老年人不为年龄所累，心态年轻，心理健康，勇于进取，热爱生活。

无龄感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对自己保有信心的能力，也是超越自我、战胜自我的精神状态。

我曾见过两位年龄相同的男性教授。一位觉得自己已经老得不行了，懒得出行，懒得接触网络等新生事物，懒得从事一切有益有趣的活动，动作迟缓，语音沉闷，整天将头缩在脖子里。另一位教授精神焕发，活灵活现，说失去的时间太多太多了，要抓紧时间学习、娱乐，讲课、科研、旅游，整天像一条小鱼游弋在浩瀚的大海里。那一年他俩都是四十九岁。

人的年龄如同树之年轮、牛之牙口，表明的是生物生长的阶段，并不妨碍其生长。无垠大地，千年古树多的是。

什么样的态度，注定什么样的生活；什么样的生活，注定什么样的人。

拥有无龄感，不一定能成就轰轰烈烈、顶天立地的人生，但一定可能使老龄生活轻松、愉悦。

一位美国人说过，四十岁人生刚刚起步。这是典型的无龄感生活态度。从某个角度看，此言得矣。四十岁，有学历，有阅历，有失败的教训，也有成功的经验，而且大都过了结婚生子期，从事工作是不是更加精力充沛，得心应手啊。

一个月来，一再玩味，如同口含橄榄，余味不绝。

无龄感无疑是一个新词，但最早践行者，古已有之。在我的认知范围内，孔老夫子是最富无龄感的人。

有一天，叶公向子路了解孔子的情况，子路没有回答。孔子知道后，对子路说：你怎么不说，他的为人啊，发愤起来忘记了吃饭，欢乐起来忘记了忧愁，不知道衰老即将来临。

这可不是我在编故事，《论语》里有确切的记载。《论语·述而》云：“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‘女奚不曰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’”

孔子晚年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学生、整理文献上，哪还有时间感叹“齿牙摇落”之衰败。

想想也是，如果孔子有很强烈的年龄概念，而且将其摆在脸上，体现在行动上，一定整天唉声叹气，老气横秋，还能与他的学生相处甚欢，以至经常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坐下来谈理想、论人生吗？他与学生的年龄差距太大了，最大的相差四十来岁，按说师生之间横亘着几条代沟了。正因为孔子心态年轻，积极作为，平等交流，所以跨越了年龄鸿沟，没有一个学生说老师老了，甚至嫌弃他老了。有一天，孔子与几个学生讨论人生志向，学生们都不开口。孔子启发说，虽然我的年龄比你们长些，但不要拘束，谈谈将来想做什么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先后发言，孔子或笑或默不作声，唯独曾皙言之一出，立即得到孔子的赞同。曾皙说，暮春三月，已经穿上了春装，邀上五六个成年人，带上六七个小孩子，在沂水里沐浴，到台上来乘凉，唱着歌回家。可见，孔子的心态多么年轻，生活情趣何等高雅。

这个故事就是《论语·先进》里著名的《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。

《论语》里的孔子始终是年轻的、阳光的、进取的，也是率真可爱的。

孔子的经历是一个传奇，孔子思想的影响是一个传奇，孔子的寿命也是一个传奇。

史料显示，孔子生活的年代，人的平均寿命在30至40岁。《史记·世家》曰：“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，孔子卒，年七十三，葬鲁城北泗上。”孔子的寿命差不多是一般人的两倍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影响人寿命长短的主要有三个因素：遗传、保健、心理，而心理因素的影响几乎是前两者之和。不排除孔子的遗传基因好，也不排除他老人家讲究饮食在内的保健，但心理健康、心情愉快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一点也不是本人的臆测，有史实作证。

孔子曾几度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。有一次在陈蔡之间绝粮，跟随的学生们都病得起不来，性急的子路都发火了。可老人家很乐观，很从容，无忧无虑，保持着君子的品行。没有足够的心力，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，如何能做到。

《论语·卫灵公》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：“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见曰：‘君子亦有穷乎？’子曰：‘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’”

那一年，孔子已经六十三岁。

人有寿夭，草有枯荣，万物皆有生死，此乃自然之理也。一个人一味地将年轮套在脖子上，只能越收越紧。倒不如，忘了年龄这个劳什子，行止有方乐生活，率性而为不逾矩。如果能做到像孔子那样“发愤忘食，乐而忘忧”就更好了。

不要把年龄当回事，年龄只是一个时间概念，怎么活、活出怎样的人生，与年龄无关，是人自身的思想行为决定的。

故而，我非常认同“无龄感”。

糜饭饼

□ 赵新

要不是读了汪曾祺《故乡》中《故里杂记·李三》一文，大概我很难想起糜饭饼的模样和味道了。“糜饭饼子是米粥捣成糜，发酵后在一个平锅里烙成的，一面焦黄，一面是白的，有点酸酸的甜味。”读到这里，勾起了我的回忆。汪曾祺老先生记述的“糜饭饼子”，正是我们经常说的“粮饼子”，不过老先生的说法更贴切一些。

我家住在东台巷，往西百十米就是北门大街，再往西直对过的是坛坡子，通往运河边。而往东通向傅公桥，中间有座牛集桥，汪家大院就在牛集桥东北上。我曾经在东台巷里见过汪曾祺老先生，算是一面之缘，他当然不知道我是谁，也不知道我会读到他的文章。

东台巷原本不是我的家。我老家在高邮东乡，也就是城上所说的“下河落子”的地方。因为想娶城上的老婆，必须要有房。就为这，我父母东拼西凑并托人在城里买了这处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屋，作为我的婚房，女儿就在这里出生了，直到九岁才离开这个地方。尽管小而简陋，但女儿在搬家的那天还是哭了一大会儿，甚至现在女儿还在梦里经常回到那个家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里是我们的第一个家，是女儿人生的起点。

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女儿，经人说情疏通，我从乡下的一名国家干部调到城里当起普通工人，妻子每每说到这些，总过意不去，说是误了我的前程，而我总是轻描淡写地回道：也许在乡下当干部倒犯了事，还是吃过苦的工人日子安稳。

我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家属大集体企业。尽管我是厂里唯一的大专毕业生，但工资仍按核定的工人级别发放，记得净发数150元都不到，就这份工资要养活三口之家，实在有点捉襟见肘，不得不靠双方家庭的接济，才勉强维持着城

里人的生活，真有点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的窘迫。然而就是这段日子，让我过得有滋有味而终生受益难忘。

清苦的日子，饭桌上就很少有“大鱼大肉”了。妻子上菜场，总是左

右为难。为了有“荤”上桌，只能买些当时便宜且很少有人买的“泥鳅”“虎头呆子”“小龙虾”之类的杂食，尽可能地改善伙食，而如今这些已成为餐桌上贵重的大菜了，我不知道是当时人不识货还是现在人口味变“刁”了。就像这样的午餐，我们家一个星期也只能“改善”一顿，其余的都是瓜果蔬菜果腹。

糜饭饼子是女儿自己会吃饭后，妻子难得买来改善女儿早餐的得意之作。早上起床后，妻子开炉生火煮粥，然后跑到巷子口的北门大街，十字路口有一家炊食店，除打烧饼、炸油条、蒸包子外，还用个平锅摊糜饭饼子。汪曾祺老先生说的是老式做法，而我看到的是用碎米粉拌上馓子，放上白糖或糖精，调成稀糊状，用勺子挖上两小勺放在平锅板上，盖上盖子，大约几分钟的光景，两只连成一副的糜饭饼子就成功了。一锅约十副左右，用小铲子一起，白的与白的一面合起来，朝外的两面都是微微的焦黄，米香味趁着热气钻进了鼻孔，很是诱人，也有往中间夹上一根现炸的油条或刚出锅的麻团，咬上一口，既有糜饭饼的香、甜、酸，也有油条的脆、酥或是麻团的糯、韧，妙不可言；但价钱不贵，一副糜饭饼五分钱，油条五分钱，一角三分钱吃了一顿早饭；如果把油条换成麻团，再加二三分钱，也只是一角五分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成为女儿的早餐美食。

糜饭饼子也许是我们当地所特有的一种食品，尽管很廉价，但它是智慧、勤劳、节俭的高邮人化腐朽为神奇的杰作，滋养着小城的家家户户。以至于多少年以后，成为汪曾祺流着口水的乡愁，走进每个游子的梦境里……

我每次回老家，都要到菜地上看看那棵葡萄树。

这棵葡萄树已生长五年了。刚植下去的时候只有一尺多高，由于没有重视，菜地里的蔬菜抢了她的雨露阳光，生长缓慢。为此，我还写了一篇《一棵葡萄给我的启示》。我的眼里，葡萄如人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；你给她一点阳光，她就灿烂。

前年，葡萄长势良好。葡萄架上，独特的立体的风景，给我的生活增添无限的情趣。一串一串青色的葡萄，就像一个绿色的水晶灯笼，丰满地、灿烂地、骄傲地悬挂在葡萄架上，似乎在倾听大地的心音，倾听小鸟的呢喃，倾听星月的细语，倾听蔬菜生长的节拍。那段时间，上班前或下班后，我都喜欢在葡萄架下，放一张小凳，拿一本书，一边赏葡萄的蓬勃生机，一边朗诵诗文。我的女儿见状“咔嚓”一声，我和那棵葡萄浑然一体，定格成永恒。那年葡萄丰收，邻里朋友都品尝了葡萄的香甜，我还做了两小坛葡萄酒，让葡萄的美丽和芳醇在我心田慢慢弥漫。

去年，我来到城里工作，与葡萄亲密的时间越来越少，久而久之便漠不关心了。也许是前年结果太多的缘故；也许是照顾不周关心太少的缘故，葡萄只长了几串，而且果实很小，我们连一粒葡萄都没有尝过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的心有些怅然。

后来，菜地上的佛手瓜像疯了似的牵上来了，丝瓜藤如狼似虎爬了上来，扁豆也不甘示弱缠上来了。他们相互扯皮，相互比拼，相互厮打。一个个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抢占属

春风拂在脸上，暖

和，舒服。

春天，是叶子疯长的季节。然而，樟树叶却悄无声息地离去；有时不得已也弄出点动静来，撵着、跟着风走，席卷着、叠颤着、嬉闹着，哗哗地响成一片，为新叶舞蹈，为鲜花点赞。

早春朝前走着，菜叶、柳叶、桃叶、榆叶等，一个比一个挤眉、翠绿、鲜亮、摇曳。樟树的叶子，则暗淡、变黄、干枯、变脆。叶子们多数纷纷落在秋季，樟叶却反季节飘落在春天里。樟叶，大概是完成“公干”，给冬季留过生命的绿意；可能是累了，与寒风熬战了一个冬天；也许是隐退吧，给后来者腾出空间。轻风吹来，樟叶从头上、身上滑过，我接住几片樟叶，轻轻的、脆脆的、香香的。拿捏着历经沧桑的樟叶，一种欣然、坦然、怅然的感觉，油然而生。樟叶落了，新叶登枝了；樟叶落了，世界开始慢慢地换上夏装了；樟叶落了，孕育和收获的季节即将到来。

樟叶回落的清晨，一批批保洁员、学生、上班族走进店面，一碗面、一个蛋，有的再来一碗豆浆，吃得满身发热，精力充沛，迎接新的一天。

樟叶静落的黄昏，晚练的人们，在运河大堤上小跑，在音乐广场舞蹈。路灯下，樟叶飞舞，我常常看到女儿推着轮椅中的母亲，款款地走着、看着、谈着、笑着，仿佛是一对新旧樟叶，从我面前

身作为“潜水界”翘楚的常进

财近来收入不菲，频传红包财。

一日中午，常进财与阿弥陀佛群的几名网友吃饭。觥筹交错之余，他瞧见身旁的网友

朝阳不时地发着数额可观的红包，便故意侧身身子，也了一眼。他倏地站起来，端着酒杯，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笑容。说，兄弟，带我玩玩啊！

朝脸颊泛红，腼腆地回了句，没事、没事，我加你微信！说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。常进财没有像往常一样陪妻子散步，而是径直进房间，悄悄地关上房门，双膝盘坐在床上，掏出手机，快速刷屏。此时此刻，阿弥陀佛群的网友正在相互发红包取乐呢。

“红包，太好了！”常进财眼明手快地点击红包，心怀雀跃地刷屏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忽然，他低首蹙眉，映入眼帘的红包赫然注有“学佛修行”字样。

“学佛修行，哼，我只管修财。”常进财龇牙咧嘴，得意地嘟哝着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刷，十元；再刷，三十元。常进财兴奋得摇头晃脑，抖动两髀。

“呀，有来无往非礼也。”常进财眨巴眼，挠挠

葡萄泪

□ 王三宝

于葡萄的天空。我们见了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丝毫没有考虑到葡萄的感受。佛手瓜悬挂在葡萄架下，如合拢的双手，祈祷前程的宽广；丝瓜像一个个青色铃铛，炫耀

生命里美妙的乐章；那开着紫白色的小花，结一串串紫色生命的扁豆，似弯弯的月亮，闪烁生活中动人的华光。

一场轰轰烈烈的生命展示运动，如一场凶狠的沙尘暴，重重地伤害了葡萄的神经，葡萄承受来自各方的纠缠和负重，任凭时光的剥蚀，默默地等待又一个春天的来临。

今年，清明前夕，我回老家祭祖，再次看一看那棵葡萄树。经过一冬的雨雪寒霜，葡萄架上的瓜藤，干瘪枯黄。几个悬挂在空中的丝瓜囊，似一个个没有灵魂的躯壳，散发萧索的气息，我的心情一下子黯淡下来。我不能再让这些残藤乱叶吹坏春光的明媚；不能再让他们像蛇一样缠绕葡萄的身躯。我推开其他事务，把这些乱糟糟的心情取下来，丢到垃圾箱里去。就在我清理他们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“咯吱”的断枝声，循声而望，那是葡萄没有血色的枝。我用手扳一下其它的枝，还是一扳就断，莫非葡萄没有了生命？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。我来到葡萄的主干旁，仔细端详。突然一根枝桠上，两个隆起的绿意，一对希望的明眸，缀着晶莹的雨珠，我一下子激动起来。可兴奋之余，我忽然觉得，那两颗晶莹的雨珠，像是葡萄心酸的泪。她好像在向人间诉说：主人，你怎么这么现实啊。我才一年不结果，为了眼前的利益，你就让他们肆无忌惮地欺负我。

我的心一阵酸楚。

樟叶落在春天里

□ 淖柳

二十多年前，在樟叶纷落的季节，各地实施了大规模的企业改制，体制转换，改革闯关，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有着几十年工龄的集体或全民职工，拿到不足万元的补偿金，买断下岗了。在市场经济不健全、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不充分的条件下，单下岗或双下岗，对一个家庭来说，意味着轰然崩塌的压力啊。大道好说，小日子要过。那些下岗工人告别熟悉的岗位，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，在生活的泥淖里摸爬滚打，就业创业，付出了超过常人的数倍劳力和辛酸。

市场是一个大熔炉，那么多下岗工人涅槃般地挺过来了，光荣地走过来了，重新绽放自己的新生活。黄昏之后是早晨，落叶之后是新春；周而复始的世界，叶落叶绽的更替，总会给未来带来希望、生机和活力，总会给人们带来绿色、新意和信心。

四月的早晨，我漫步在大街上，小心拾起一些我喜爱的樟叶。

暗红、深黄、发黑、枯萎的樟叶们，你们的纷落，会碾作尘泥肥沃土；你们的纷落，会孕育着新叶、花蕾和果实；你们的纷落，会在一个个青枝绿叶的春天里获得永生。

抢红包

(小小小说)

□ 高晓春

这招果然奏效。不消两分钟，网友春风主动与他搭讪；紧接着美女彩云还和他进入了私聊模式。

这可把常进财乐坏了，手舞足蹈地在床上跳起来，也不知道他跳的是哪家舞蹈。他忘情地跳着、跳着，不禁唱道：“今天是个好日子……”

突然，咔嚓一声，常进财猝不及防摔倒在地。他贪图便宜买的劣质床板断裂了。

常进财连忙擦拭鼻子上的血迹，瘸着发麻的腿踉跄着，找到飞出几米外的手机，上面清晰地写着一行字：阿弥陀佛，本群主见你贪心未改，见财起意，故踢出此群。阿弥陀佛，善哉……

常进财铁青着脸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我的酒钱还没有捞回呢……”


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